

##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二十一

又云。「果故此雖無，我就世說有。」此義非說一切建立唯就他立，以諸法無性，須以如理觀察有無自性理智安立，非於庸常名言識前能安立故。若彼能立無性，理智應無義故。論云。「我就他說有。」此說立有色等就世立故。言不許世俗者，謂如唯識宗所許依他，自不許之義，非說自宗不許世俗，故云如汝依他事。又即彼論連續文云。若汝正理能遣依他，我即以汝正理遣汝世俗。為答此諍，如汝所許依他實事，堪忍正理之所觀察，我諸世俗未如是許。正理能不能破有所不同，是此義故。言就世者，非說就他而非自宗，是於無損名言諸識安立一切世俗義有，皆就此故。諸中觀師自身亦有此諸安立名言量故。言雖無者，是自相無，不可釋為雖自相無，然於彼有，及雖無而有，以是自宗立名言義之理，其自相有，雖於名言亦非有故。釋論引經證云。「世許有無，我亦許爾。」不可無故。故如常說。「於勝義無，然世俗有。」其有無義異故無過失。若爾迴諍論說，無宗無立，其義云何，應當宣說。若立宗云芽無自性，次辯因云是緣起故，喻如影像，皆須受許。如是三相之因及因所成立之

宗。並依能立言。令諸敵者生悟彼之比量。亦須受許。爾時唯瞋自續之名。何故劬勞破自續耶。彼中雖有如汝所引似說無宗無立之文。然亦多說須立自許。故僅引彼文。豈能立為自無所宗。然許無性宗。則成自續。實有此疑。此乃最細難解處故。立自宗時當為答釋。

迴諍論說無立宗者。謂中觀師說法無自性。實事師難云。「如是立宗之言。若有自性。說一切法無性非理。若無自性。則不能破法有自性。」乃是從此諍辯而出。雖無自性。立破作用皆應理者。如前所引迴諍本釋。故有無宗者。非總諍有無。是於宣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立宗之言諍性有無。若於如斯立宗之言許有自性。則與立一切法皆無自性。我有相違之過。然我不許爾。故無彼過。是顯此義非立無宗。無與無性二者差別。極重要故。又「若由現等義」等文。說現量等無少可緣者。亦如前引明顯句論。是顯能量所量無自性之能緣所緣。非顯全無緣起之能量所量。又此論意。是答他難。他意中謂。若由現量立法自相。次破應理。然中觀師說一切法皆自性空。是則現量及所量境。法所攝故亦當性空。若爾則無。故不能破。迴諍論云。「若現量緣法。次乃能遮遣。然能緣諸法。其現量全無。」其釋亦云。「若汝現量緣一切法。次遮一切諸法皆空。乃可應理。然彼非理。何以故。一切法中攝現量故。亦

應是空。能緣法者。此亦是空。故量無所緣。若無所緣。破亦非理。故彼說云。一切法空。不應道理。四百論說。「有無及二俱。」等者。釋說。「於說空者。雖經長時。不能破責。」汝說雖空。亦復不許。云何能於全無許者。而資佐證。入中論云。「於說假有此二邊論。皆不應理。故依二邊。若破若答。於中觀師。畢竟無難。」如聖天云。「有無等。」引此四句。謂引此證於破自性所成實物。許假有者。諸實事師。許有自性。及無事師。斷遮色等一切諸法。所有作用。二不能破。故亦不成無宗之據。又有無等宗。是二邊論宗。最極明顯。如前破四句生及破有無論時所說。六十正理論所說者。如其釋云。「若時由見無事無自他宗。爾時見者當斷煩惱。」無宗之因說為無事。此以自相或以自性安立為事。若以作用為事。說見無彼能滅煩惱。成相違故。故以不許自性法宗。說為無宗。即彼論前文。六十正理論釋云。諸未測此緣起法性。遍計諸事。有自相者。「若許有實事。決定生貪瞋。執怖暴惡見。從彼起諍論。」說於諸法。增益自相。為許事故。故此諸教。非顯中觀全無自宗。故顯句論中。引迴諍論及四百論。「不許他宗故」之義。當如是知。又云。「所破無所有。故我全無破」者。所破有二。若以增益有性境界所破。以彼為因說不破者。不應正理。故以能增益之心為所破。其釋又說。「能破亦非

有。」彼二無者，是說無自相之能破所破。汝妄執有，謂以彼破此而興誹謗，然非不許彼二如幻。如迴諍論云：「如以化破化，及諸幻士夫，以幻破其幻，此破亦如是。」又云：「此執若有性，應非從緣起。若執是緣起，即此豈非空。若執有自性，誰能遮其執，餘執理亦然，故我無彼難。」此說執陽燄為水，若有自性，不應依自因緣而生，此執任誰不能遮故。明顯句論說：「自無宗故。」亦非全無自宗之據，此是說無自續之宗故。

入中論說「無宗」者，是說自宗能破所破，俱許無性，汝許因果由自性有，故以正理推察，徵破因能生果為會不會，故其能破不於我轉，未許能堪理推察故。故全非說無有自宗，即彼釋云：「於我宗中過不同轉，何以故，以我宗中能破所破，會亦不破，能破所破未會亦不破，能破所破俱無性故。故會未會俱不應思。」謂實事師所設正理推徵不轉之理，是無自性，未立無許故。又為證此，引佛母經舍利子問須菩提云：「生無生法，由何而得證無生法。」雙破以彼二得。次舍利子問云：「若爾無得證耶。」次如前引彼二雖有，然非由二邊。又是名言，非於勝義，引此為喻，自如是許。入中論釋云：「此顯墮二邊過，俱破以生法或無生法得，然彼二無亦不應理，故未推察於世名言而許有得。如是能破與所破非會未會。」

然於名言應知能破破其所破。」此顯然說以會未會正理觀察於彼二中雖俱無破然彼不能遮其有破故於名言許破他宗。又非唯此亦許以因成立所立即前所引無間又云「復次如日輪上有差別蝕時汝能見於影日影會否皆非理唯依緣有名言生。如為淨相雖無實有用如是亦應知能淨慧面諸正因離實而能證所立。猶如影像全非有故觀察其生為與日輪會與未會於一切種雖全非有。然由色緣現前影像可得決定能令達所樂義。如是以性空之能破破其所破及以性空離實能立之因成其所立無二邊過故於我語謂過同等當知非理。」此說破他之理於自不能同等俱轉作如是答未說無宗。又許因果有自性者因生果為會未會觀察破除其過於自不能轉者亦以自許無性為因而離其過。非謂無宗而能遠離。入中論釋云「汝云何許謂此等法俱如幻化故我無過亦有世法若如誰宗能生所生是有自相則此觀察於彼可轉。若如誰宗諸法如幻遍計所生是無生性。雖無自性是分別境無可思察如眩翳者見毛輪等故我非有所說過咎。諸世間法未加觀察亦是有故一切皆成。」此說過失於他轉之理謂許自相自無過理謂許如幻。

如是知已應當了悟安立中觀離過之宗。了義諸經中觀諸論凡說此為如是此非如

是。此及此無。此及此有。總有無邊。此等皆是造者所許。無須特外引教成立。若不爾者。則諸教中未說受許。如彼之處。釋彼義時。則不能辨此是造者所宗所許。此非宗許。設若定須云許。云受。及云所宗。差別語者。亦多宣說。如迴諍論云。「若不許名言。我等不能說。」六十正理論云。「如於法生滅。假名之為滅。如是諸善士。亦許如幻破。」又云。「若法依緣生。猶如水。月中。許非真。非倒。此不被見奪。」出世讚云。「若法從因生。無因則非有。顯同影像性。何故而不許。」又云。「無所受。無受。故受性無我。佛意許此受。自性全非有。」又云。「作者及業性。佛依名言說。互觀待為性。是為佛所許。」又云。「且從已壞因。生果不應理。從未壞亦非。佛許生如夢。」又云。「若是緣起生。佛即許是空。」入中論釋云。「諸聰智者。當思此宗。無過有德。定當受許。」又云。「是故如許緣起。唯有此緣。如是唯許依緣假立。故於我宗一切名言。無斷滅失。他亦應當受許此宗。」說定須許。如是等類。餘尚繁多。入中論釋云。「已說四宗。次以正理為成彼故。頌曰。此非自生。豈從他。亦非由俱。豈無因。」此說四宗。明顯句論亦同彼說。故龍猛菩薩及月稱宗中。是有自許。自受自宗。

破第四家。此於名言許有自相。然於名言亦破自相。堪理觀察。非為善哉。前已廣說。又

說月稱論師宗中許諸中觀師對實事師以他比量成立宗時許有兩宗極成三相之因不應正理。明顯句論於如是因分別破故。若許此因雖未立名事力轉因。然是自續之因。無可遮故。此等且止。後當廣說。

第二安立自宗。述應成派破自續宗而立自宗。二宗俱解。當如是說。明顯句論多說此事。然恐文繁。今於此中略顯宗要。此中分二。<sup>一</sup>正破自續。<sup>二</sup>自不同破之理。初又分二。<sup>一</sup>顯示所依有法不極成之宗過。<sup>二</sup>由此過故顯示因亦不成。初又分二。<sup>一</sup>出計。<sup>二</sup>破執。今初

明顯句論所說此事極難通達。當引彼文而為解說。如云。「若謂如說聲是無常。是乃取總法及有法。非取差別。若取差別能比所比名言皆無。若取四大所造聲者。於他不成。若取空德。於佛弟子自不極成。如是勝論立聲無常。取所作聲於他不成。若取顯聲於自不成。隨其所應壞滅亦爾。若有因者。於佛弟子自不極成。若無因者。他不極成。是故於彼唯應取總法及有法。如是此中亦捨差別。唯取有法。」此中義者。謂佛弟子對勝論師立聲無常。若取大種造聲為有法者。勝論不成。若取空德聲為有法。於自不成。如是勝論對聲顯論立聲無常。若取所作聲為有法。聲顯不成。若取先有由緣顯聲而為有法。於自不成。故不應取不



共別許而為有法。有法乃是立敵二家觀察能別法之所依，必須兩家共極成故。如其有法必須共許，如其法亦須共許，取總無常莫取差別。又於成立所立之前，於所立喻先須極成。如是中觀諸師成眼等內處或色等外處，對他部宗立不自生及對自部實事諸師立無他生，取實眼等以為有法於自不成，取妄眼等以為有法於他不成。捨此差別唯將眼色立為有法，是中觀師與實事師觀察有無自生等能別法之所依，須二共許故。共成之義，謂於敵者以何量成立，則於立者亦以比量而為成立。

第二破執分二。義不應理。喻不相同。今初。

顯句論云：「此非如是。若許破生為所立法，爾時真實所依有法，唯是顛倒所得我事。悉皆失壞。是此自許，倒與非倒互相異故。是故若時，如眩翳者見毛輪等，由顛倒故非有執有。爾時豈有少分實義是其所緣。若時如無眩翳見毛輪等，無顛倒心，不妄增益非真實事，爾時由何而為世俗，此非有義，豈有少分是其所緣。以是之故，阿闍黎云：『若由現等義，有少法可緣，應成立或破，我無故無難。』何以故，如是顛倒與不顛倒而相異故，無顛倒位其顛倒事，皆非有故。豈有世俗眼為有法，是故宗不成過及因不成過，仍未能遣，此不成答。」



此若例云。「色處無自生有故。如現前瓶。」易於領解。當就此上而為宣說。此論答文。顯無極成有法之理。此復云何。謂顯極成有法與諸敵者不得成立。不能極成之敵者。明顯句論謂爾時是破自生之敵者。然總許諸法勝義有性諸實事師。及於名言許彼諸法有自相性自續諸師。皆是敵者。中觀自續。雖亦名為無自性師。然此論中為刪繁故。言無性師。當知是說應成派師。言有性師。當知是說實事諸師及自續師。若立色處以為有法。成立彼者。須以取彼眼識現量而為成立。此若不以無錯亂識而成立者。則非能立實義現量。故須無亂。彼等宗中。成無分別無錯亂者。謂於何處成不錯亂。定須觀待現彼自相。如現而有。由是因緣。敵者何量成其有法。而於立者不許彼量。因於名言任隨何法。皆無自相所成自性。故無能成彼性之量。此阿闍黎以此密意破自續師。此復是說。令他新生通達諸法無性正見支分之中。破說必須自續之理。若是中觀應成諸師。自內互相為生通達盡所有義比量支中。觀察須否自續之理。暫置未說。

此與論文合而釋之。從曰「若許」至曰「自許」。義謂所立法之所依有法。或眼或色等。失壞實有而不極成。此是清辯論師自許。何等有法。謂唯由無明損害顛倒所得我事。

即眼識等名言諸識所立之義。彼自許者，謂若已破於勝義生，其所立法，可依有法。言爾時者，謂以是故。若真實有為彼所依，成相違故。若謂縱許爾當有何過，謂彼色等非真實有，非真實義，非無亂識所得之義。是虛妄心名言諸識之所得境，故彼皆是無明錯亂。故無亂識所得之義，於錯亂識則不顯現。於錯亂識所現境義，無錯亂識則非能得。顛倒亂識與無顛倒不錯亂識，自境互異，趣異境故。即彼論說「倒與倒相異」之義。又釋此義，從曰「若時」至曰「是其所緣」。言顛倒者，謂眼等名言諸識被無明亂。言由彼等非有執有者，謂色聲等無自性相根識執有。無分別識之所執者，是顯現義。謂即色等現似自相。又言爾時豈有少分實義，是其所緣者，義謂如是實無自相，妄顯現故。此等諸識，豈能成立有微妙義由自相有。無自相義妄現之喻，謂如毛輪等。此等是說，彼諸根識現色聲等，是錯亂故，不能成立境有自相。次為顯示無錯亂識全不少執有色聲等，說云若時無眩翳等。不顛倒者，謂無亂識。此於現證真實乃有。餘者皆無。此不增益非真實者，謂色聲等非真實義，而不增益不執為有。譬如清淨離翳眼識，則不能見毛輪亂相。言為世俗者，謂色聲等虛妄之義。言非有者，謂無自相緣真實義無錯亂識，不能成立彼等少分。義謂色等非彼見故。證此諸義，次

引龍猛菩薩論云。「若等」此說現量等四不成。少分有自相義。以此為據。次云。「何以故如是」等者。攝前說義。次言「豈有世俗眼為有法」者。非為顯示全無世俗眼等有法。義如前說。由自相有或無錯亂現量所立色等有法。名言亦無。言「是故」等者。義謂無自性師與實事師安立色處為有法時。無亂現量不得極成。於二宗中無量能立極成有法。故自續因於諸敵者。不能安立無過之宗。若作是念。於名言中不許自性之宗。雖則如是。然我於名言。不許如是有無過宗。許有自續有法等故。於名言許有如是性不應道理。前已廣說。後亦當釋。故汝此答不應正理。

第二喻不相同。顯句論云。「喻亦非等。於彼二者不說差別。許有總聲及總無常。如是總眼性空諸師與不空師。世俗不許。亦非勝義。故喻不同。」此中義者。非是顯示可有總聲。非大種造及非空德。亦非所作先有緣顯。有總無常。俱非觀待不觀待因。而無實妄俱非眼等。此是立敵俱不許故。如是法喻。誰亦不能成非等故。若爾云何。謂或曰大種所造之聲。或曰虛空功德之聲。不以隨一差別簡別而定有聲。立者敵者。彼二宗中。皆可容有。性空諸師性不空師二者宗中。若非不亂識所成立。亦非錯亂識所成立。無量能成總眼或色。若由錯

亂識所成立。敵者不成。由無錯亂識所得者。則為立者量所不成。故說其喻非可相同。無錯亂者。總謂現量緣勝義諦諸根本智。然此俱說於顯境自相無亂現量。及於著境自相無亂比量。能成有法及因三相。如此之量畢竟非有。故無亂識所得境義非是有法。此言自相者。非同因明師所許有作用法。是如前說。隨於有事無事許各各自性之性。故有性師雖緣無事之比量。亦許於如是性所著之境。為無錯亂。若於彼性無錯亂識。隨於現境或於著境無有錯亂。則於真實須無錯亂。故許自宗無如斯量。成有法等。非說立敵二者身中無名言量緣眼色等。敵者身中如前所說。無損根識所引定解。略有色等此定智境。理無違害。此若細釋。如執有芽。總有三種執取道理。一執芽實有自性。是執實有。二執芽無性如幻而有。是執妄有。三俱不執取實妄差別。唯執總有。雖尚執芽常無常等。然若不執此三隨一。則無執取。故於此中不說彼等。若有情身未生正見。通達諸法無自性者。唯有二執。一執總有。二執實有。不起如幻無性之執。未見諸法如幻有情。凡執為有諸分別心。說彼一切皆執實有。於一切種不應道理。於前解釋名言量時。及辨有無與性有無四差別時。已數宣說。若不爾者。未解無性正見之前。謂分別所設。一切名言皆是實執。如前所說。未為錯亂因緣所壞世間名

言所建立義。中觀諸師於名言中所許一切。皆被正理之所違害。與大自在有無無別。此顛倒見。是證中觀義最大障礙故。由彼等門邪解空性。所有相狀。即先由分別所修行品眾多。善行。後自妄為得正見時。見前一切皆是執相。生死繫縛。次生倒解。謂彼善行是為未得如此了義正見者說。遂於一切分別。妄見過失。由邪分別誹謗正法。現見多如支那堪布。

又諸補特伽羅未得無性正見以前。不能判別。唯是總有與自相有二者差別。凡是有者。即如前引四百釋說。遍計執為由自性有。由是因緣。於無自性執為遍無。故於性空起多攻端。謂因果等不可安立。若於相續已生通達無性正見。此身可生三種執取。然生見已。乃至未失正見功力。若以正理觀察。思擇自性有無。許有自性妄執實有。則暫不生。非彼不起俱生實執。以是正見通達無性。生已未失。其相續中執有芽心。非此一切皆執如幻。若不爾者。彼等心中實執現行。應不生故。於名言中。許諸法有自性自相。清辯師等諸中觀師。於自宗中許自續之因者。亦因於名言許有自性自相。故於自宗不安立自續因者。亦是至此極細所破。以是彼宗顯現自性無損根識。許於名言中對所現境不為錯亂。又執芽等。有如是性諸分別心。於所著境亦非錯亂。若不爾者。許彼錯亂。與實事師二宗何有極成之量。若

如月稱論師所許，對實事師成立實無自性，現有自相妄現根識。若時有法已得成立即成無性，則自續因復何所為。若謂於他自成即可，不須中觀與彼共成，此非自許，亦非正理。若如是者，一切因式唯就他許，是則隨順應成轉故。靜命師等許諸外境名言都無，然於名言許青等色，以識為體，同實相師顯現青等所有根識，觀待青等是取自相義，故待青相是不錯亂。若立眼等，不顯見事為有法時，雖彼不為現量親成，然其究竟根本能立，必至現量。是一切宗諸師共許，以諸比量，如盲相牽，故其根本能立，亦許至於現量為境。爾時所許根本現量，或是無亂見分，或是無亂自證，復如前說，於所顯現自相之義，須於境上如現而有，是彼所許。故彼諸師與無性中觀二宗之中，無立極成不亂現量。未至現量亦能答難，未許自性師，隨於有為無為量所成義，是須成立於諸境上有彼諸法各各實性，以諸正理能破彼義，故能立量不應道理。

第二由此過顯因亦不成。顯句論云，「即此所說所依不成宗過之理，亦當宣說其有故因不成之過。」此顯前說性空不空立敵兩宗，無量能成極成有法，故自續因中色處之有法及無自生之法，二合總宗或名所立皆悉非有。即以此理於兩宗中，亦無正量成其有

故。極成之因立因不成之理。如前當知。顯句論云。「如是彼過如所說義。此分別師自己許故。如何許耶。謂他安立諸內六處。唯有能生因等。如來如是說故。凡如來說。即應如是。如說涅槃寂靜。此於他之能立。舉過難云。汝所許因為於世俗如來說耶。於勝義如來說耶。若於世俗。則其因義於自不成。」又云。「若於勝義。則彼能立不極成故。因犯不成及相違過。如是此師。自以此理許因不成。故凡立實事法為因。一切比量因等於自皆不成。故一切能立自皆破壞。」釋此義中。有諸自許隨月稱行者。作如是說。分別熾然論等立量說云。地於勝義非堅硬性。是大種故。如風。若於勝義立大種故。自所不成。若於世俗立大種故。於實事師敵者不成。若不由此立因不成。則說由此二門不成。因定不成。自許相違。又有說云。立唯大種。以理智未成而破。以此理破。全非論意。清辯論師非如是許。故於兩派。俱成倒說。若爾云何。其「如所說義。此分別師自己許」文。如前說者。謂前所說有法不成及因不成。以前論無間說彼義故。義謂成立有法及因所有現量。不出二類。謂錯不錯亂。若以錯亂識所得義立為因等。於實事師不能極成。若以無亂識所得義立為因等。自量不成。故自續因及有法等。前已宣說不極成者。是「如所說義。」顯由此門立為不成。清辯論師如何許者。謂於如



來如是說故。由二諦門而為推察。有說此義。謂徵難云。如來是說世俗說故立為因耶。勝義說故立為因耶。全非論義。如前自立有法。謂不可加實妄差別。若異此者。便有立敵隨一不成。於因喻等亦許如是。於斯粗顯似破之理。巧慧圓滿。若此論師豈容錯誤。故是問云。「如來說故彼因之義。二諦為何。」若是世俗自不許爾。於自不成。若是勝義。我於勝義。破果從其有因無因及二俱生。故我不成。不許俱非二諦義故。無須明破。今自立云。是大種故。亦當如前反詰彼云。彼因大種。二諦為何。若問。「二諦大種立何為因。」是全未解立者之意。如是詰問。二諦為何。若是勝義。雖自不成。然是世俗。云何可說於他不成。若不爾者。立諸內處。為有法時。世俗有故。亦應敵者不極成故。若爾如所說過。清辯論師為如何許。以二諦理推求他因耶。茲當宣說。此論師意。以無錯亂識所得。名為勝義。以錯亂識所得。名為世俗。問云。「二諦為何。」與問二識何者所得。同一扼要。以所立因義。俱非真俗因即不成。與所立因義。俱非錯不錯亂二識所得。因亦不成。二理相等。故說是此自許。非親許也。次說「故立實事法為因」。別說實法。清辯論師自立因中。有是無錯亂現量親成。及有以無錯現量為究竟能立。然此論師正為破彼。如前引說中。觀師不許他宗。謂理不應許自相之義。為證此故。

引「若由現等義」等文。說無能量自相之量。是對清辯論師弟子而成立故。

第二自不同過。若謂於他比量。說有有法及因不成等過。於自比量。豈非亦轉。是故於他不應徵難。答云。他有彼過。是因他許自續比量。我等不許自續比量。故無彼過。此中比量是說論式。若許自續。則立自相之量。先須立敵極成。次以彼量立敵。二家成立。三相再成。所立。若無比量。則有法等皆不得成。若不許自續。則依實事師。他所許比量而成。於自不須以比量成故。諸論中所說比量。亦皆唯為破除他宗。是他彼量。非自續量。如中論第三品云。「此見有自體。於自不能見。若不能自見。云何能見他。」如以不能自見為因。成立眼等不能見他。自許此因宗之見他。無性中觀師亦許。此等量式名他比量。顯句論云。「我等不用自續比量。以諸比量唯破他宗而為果故。」此許立量皆非自續。及許唯為破除他宗。故非全不立量。安立量式破他宗者。如彼又云。「謂他分別眼是能見。彼亦許眼是不自見法。若無見他法。則許不生。是故破云。若彼彼法不能見自。則彼彼法不能見他。譬如瓶等。眼亦不能見自。故此亦不見他。故不見自。而見青等相違之他。違自比量。是以他已成比量而為破除。」在敵者名自許。觀待立者諸中觀師名曰他許。二同一義。立他許量破除邪執。極為切

要。故當細說。言「他已成」者。非謂有法眼同喻瓶不自見因。及所立法不見青等。自宗不許。唯是他宗。故因三相名唯他成。若爾云何。彼等自宗亦許。然能成立彼等之量。若量自性。雖於名言自宗亦無。諸有性師成立彼時。定須彼量乃能成立。故無兩宗極成之量。而量自性。故非共許。唯名他許。或唯他成。若於名言亦無比量。則由彼所成。應如增益自性。為正理所害。則依彼等。云何能得中觀正見。若所依理為量所害。而能獲得無謬正見。一切邪宗亦當得故。謂彼敵者。許眼有法不自見因。如瓶之喻。並所立法不見青等。此執之境。自宗亦於名言許有。故以正理非能害彼。然由敵者未辨彼等有與有性二者差別。故執彼等由量自性量所成立。於彼執境正理違害。豈以正理破他身中無損名言諸識所成。故自他宗未能共許能量自性之量。故非自續所能成立。唯當顯他自許相違。此如前立他許量式。眼有法上不能自見之因。於名言可有。其有自性能見青等。於有法上名言亦無。故前能破後。若於眼上因及所破。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彼二豈成能破所破。故他比量之有法及法因等。須名言有。非唯由他許有便足。眼等有法他已許有。中觀論師何須更成。若強抵賴謂我不成。更當成者。是則全無不賴之事。與此辯論徒勞無果。誰有智者與斯對論。

此又有說。若由他許眼不自見及見青等有自性體。顯示相違。其相違義由何而知。若相違義由量成者。須兩極成。則不應說是他所許。若由他許立相違者。則他自許不能自見及能見他。二不相違。故以他許而立相違不應道理。若由自許立相違者。太為過失。以於敵者云何可說。汝許此義不相違者不應正理。我等說此犯相違故。此過非有。若不自見而有自性。犯相違過是由量成。非唯他許而為安立。若爾。於他顯示彼量。令其了知相違便足。何須依止他所許耶。於實事師成立相違之量。須待彼許自性乃能成立。若彼不許。唯由自許。如何於彼能成相違。若他已許所量無性及立能量無相違過。則由彼量成立相違。他已獲得通達諸法無性正見。何須更成。若不自見見有自性而為相違。故欲通達月稱師宗。當於彼等審細觀察而求定解。若爾云何依他自許。顯示若不自見定無見他性耶。若佛護論師說。「譬如有水見地滋潤。由有火故見水溫熱。由有薔花見衣香馥。共見定須水等三上有潤等三。汝亦自許。如是諸法若有自性。自性於自理當先有。次於餘法乃見有彼。若先於自不見有者。云何於餘而見有彼。如於薔花不見惡香。於彼香衣亦無惡臭。」此就敵者自許正理。隨有逆無先令決定。次合法時。「是故於眼若有見性先於自見。次色等合而見色等

乃應正理。然由彼眼不見自故亦不見他。」四百論亦云。「若法有自性，先當於自顯，是則眼於眼，何故而不取。」

若謂如火不自燒而能燒他，如是眼不自見而能見他亦無相違。非是總破火能燒木，眼能見色，是破眼有見他之性。若如是者，須以火有燒木自性而為同喻，爾時引喻等同所立，不應道理。謂火與木若有自性，自性不出或一或異，二者為何？若是一者，火當自燒，復云何成？火是能燒，木是所燒。若能成者，今我翻云，火是所燒，木是能燒，當如何答？若性異者，則無木時火當可得，如無馬時可得其牛。四百論云，「火即燒熱性，非熱何能燒，是故薪非有，除彼火亦無。」如是於燒，若許自性，既不自燒不應燒他，如是若許眼有見性，既不自見不應見他，前過未移，由見如是為許自性所說過難，即能棄捨執有性宗。次亦能知無自性中，能作所作皆悉應理，辨了無與無性差別，故亦能分有性與有，又能通達無性之量，而量無性所量事等。通達火薪無性之量，彼非現量當許是比，若爾所依因為何等耶？由見有性不出一異，破一異性定無自性，即成二相，決定了解無一異性，即宗法性，故有三相之因。由此為依，決定火薪無自相者，即是比量。由此當知前立他許三相量式及正引生比量之理。若

有自性。性應一異。若一性者。火應自燒。此等皆以他許為因。出他非樂。如是等類。是為應成。以此為例。諸餘應成皆當了知。由是敵者。乃至未捨事實宗時。必待量度自性所量而成。能量。若時以量達無少法。由自性成。即便棄捨事實宗見。明顯句論云。「有以隨一所成比量。即彼比量而破他耶。答。有謂以自成因而反破。自非由他成。即於世間亦現見故。猶如世間有時立敵以證為量。由證語斷或勝或負。有時唯由自語而斷。非由他語。或勝或負。如其世間正理亦爾。唯世名言。於正理論正適時故。」此說可以他許為因。舉喻引證。諸分別師說於敵者。以何等量成立三相。立者亦須比量而成。故許立敵二者極成。又破彼欲。即此論云。「設謂能立能破。皆須二家共許。非隨一成。或猶豫性。」彼亦當許如所宣說。依世比量。以教破者。非唯二家共許之教。若爾云何。亦以自許。自義比量。於一切種。唯以自許力強。非是俱成。故分別師所說之相。非所必須。諸佛亦以自許之理。於諸未知真實眾生。興饒益故。由是因緣。若以前說之量。立敵共成之因。成立所立。名自續因。若不以彼。唯由敵者所許三相。成立所立。名為應成。此乃論師所有意趣。最極明顯。

第二身生正見。當隨誰行。如是隨聖父子大中觀師。若有應成。自續二派。應隨誰進行。

耶。此中是隨應成派行。此如前說。於名言中破除自性。破自性後。須善安立生死涅槃一切。建立於彼二理。當獲定解。此二論師。論中數說。若許諸法有自性者。則以觀察實性正理。可推察轉。與聖父子諸論善順。由見是故。當許彼宗。故如前說。當許應成宗派。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二十一終